

迅魯 徯 徯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限閱

魯迅三十一年集

13

彷徨

一九二六年著



魯迅先生紀念圖書館編印





P. 84  
86  
V. 1

目次

彷徨

祝福.....	七
在酒樓上.....	三一
幸福的家庭.....	四六
肥皂.....	五七
長明燈.....	七四
示衆.....	九一
高老夫子.....	九九
孤獨者.....	一二三

傷逝

弟兄

離婚

一四四

一七三

一九〇



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屈原：離騷。





## 祝 福

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灰白色的沈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着一聲鈍響，是送竈的爆竹；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空氣裏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雖說故鄉，然而已沒有家，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裏。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長一輩，應該稱之曰『四叔』，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他比先前並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但也還未留鬍子，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後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後即大罵其新黨。但我知道，這並非借題在罵我：因為他所罵的還是康有爲。但是，談話是總不投機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裏。

第二天我起得很遲，午飯之後，出去看了幾個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樣。他們也都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家中卻一律忙，都在準備着『祝福』。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致敬盡禮，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殺雞，宰鵝，買豬肉，用心細細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裏浸得通紅，有的還帶着絞絲銀鐲子。煮熟之後，橫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這類東西上，可就稱爲『福禮』了，五更天陳列起來，並且點上香燭，恭請福神們來享用；拜的卻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買得起福禮和爆竹之類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陰暗了，下午竟下起雪來，雪花大的有梅花那麼大，滿天飛舞，夾着煙靄和忙碌的氣色，將魯鎮亂成一團糟。我回到四叔的書房裏時，瓦楞上已經雪白，房裏也映得較光明，極分明的顯出壁上掛着的朱搨的大『壽』字，陳搏老祖寫的；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鬆鬆的捲了放在長桌上，一邊的還在，道是『事理通達心氣和平。』我又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錄集註和一部四書襯。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況且，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鎮的東頭訪

過一個朋友，走出來，就在河邊遇見她；而且見她瞪着的眼睛的視線，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我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改變之大，可以說無過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頭髮，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彷彿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籃，內中一個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下端開了裂：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備她來討錢。

『您回來了？』她先這樣問。

『是的。』

『這正好。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要問你一件事——』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

我萬料不到她卻說出這樣的話來，詫異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祕密似的切切的說，『一個人死了之後，

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裏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對於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想，這裡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卻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爲她起見，不如說有罷。

「也許有罷，——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說。

「那麼，也就有地獄了？」

「阿！地獄？」我很喫驚，只得支梧着，「地獄？——論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

必，……誰來管這等事……。」

「那麼，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唉，唉，見面不見面呢……。」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愚人，什麼躊躇，

什麼計畫，都擋不住三句問。我即刻膽怯起來了，便想全翻過先前的話來，「那是……實

在，我說不清……其實，究竟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

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邁開步便走，恩恩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裏很覺得不安逸。自己想，我這答話怕于她有些危險。她大約因為在別人的祝福時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會不會含有別的什麼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麼豫感了？倘有別的意思，又因此發生別的事，則我的答話委實該負若干的責任……但隨後也就自笑，覺得偶爾的事，本沒有什麼深意義，而我偏要細細推敲，正無怪教育家要說是生着神經病；而況明明說過『說不清』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即使發生什麼事，于我也毫無關係了。

『說不清』是一句極有用的話。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給人解決疑問，選定醫生，萬一結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這說不清來作結束，便事事逍遙自在了。我在這時，更感到這一句話的必要，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也是萬不可省的。

但是我總覺得不安，過了一夜，也仍然時時記憶起來，彷彿懷着什麼不祥的豫感；在陰沈的雪天裏，在無聊的書房裏，這不安愈加強烈了。不如走罷，明天進城去。福興樓的清燉魚翅，一元一大盤，價廉物美，現在不知增價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雖然已經雲散，然而

魚翅是不可不喫的，即使只有我一個……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我因為常見些但願不如所料，以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卻每每恰如所料的起來，所以很恐怕這事也一律。果然，特別的情形開始了。傍晚，我竟聽到有些人聚在內室裏談話，彷彿議論什麼事似的，但不一會，說話聲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聲的說，

「不早不遲，偏偏要在這時候，——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

我先是詫異，接着是很不安，似乎這話于我有關係。試望門外，誰也沒有。好不容易待到晚飯前他們的短工來沖茶，我纔得了打聽消息的機會。

「『纔，四老爺和誰生氣呢？』我問。

「還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簡捷的說。

「祥林嫂怎麼了？」我又趕緊的問。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緊縮；幾乎跳起來，臉上大約也變了色。但他始終沒有擡頭，所

以全不覺。我也就鎮定了自己，接着問——

『什麼時候死的？』

『什麼時候？——昨天夜裏，或者就是今天罷。——我說不清。』

『怎麼死的？』

『怎麼死的？——還不是窮死的？』他澹然的回答，仍然沒有擡頭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驚惶卻不過暫時的事，隨着就覺得要來的事，已經過去，並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說不清』和他之所謂『窮死的』的寬慰，心地已經漸漸輕鬆；不過偶然之間，還似乎有些負疚。晚飯擺出來了，四叔儼然的陪着。我也還想打聽些關於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雖然讀過『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而忌諱仍然極多，當臨近祝福時候，是萬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類的話的；倘不得已，就該用一種替代的隱語，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屢次想問，而終于中止了。我從他儼然的臉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爲我不早不遲，偏要在這時候來打攪他，也是一個謬種，便立刻告訴他明天要離開魯鎮，進城去，趁早放寬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這樣悶悶的喫完了一餐飯。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籠罩了全市鎮。人們都在燈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靜。雪

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聽去似乎瑟瑟有聲，使人更加感得沈寂。我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菜油燈下，想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裏，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乾乾淨淨了。魂靈的有無，我不知道；然而在現世，則無聊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爲人爲己，也還都不錯。我靜聽着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一面想，反而漸漸的舒暢起來。

然而先前所見所聞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斷片，至此也聯成一片了。

她不是魯鎮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裏要換女工，做中人的衛老婆子帶她進來了，頭上紮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年紀大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但兩頰卻還是紅的。衛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說是自己母家的鄰舍，死了當家人，所以出來做工了。四叔皺了皺眉，四姨已經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討厭她是一個寡婦。但看她模樣還周正，手腳都壯大，又只是順着眼，不開一句口，很像一個安分耐勞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皺眉，將他留下了。試工期內，她整天的做，似乎閒着就無聊，又有力，簡直抵得過一個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



局，每月工錢五百文。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沒問她姓什麼，但中人是衛家山人，既說是鄰居，那大概也就姓衛了。她不很愛說話，別人問了纔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幾天之後，這纔陸續的知道她家裏還有嚴厲的婆婆；一個小叔子，十多歲，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沒了丈夫的；他本來也打柴爲生，比她小十歲；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這一點。

日子很快的過去了，她的做工卻毫沒有懈，食物不論，力氣是不惜的。人們都說魯四老爺家裏僱着了女工，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到年底，掃塵，洗地，殺雞，宰鵝，徹夜的煮福禮，全是一人擔當，竟沒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

新年纔過，她從河邊淘米回來時，忽而失了色，說剛纔遠遠地看見一個男人在對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爲尋她而來的。四嬸很驚疑，打聽底細，她又不說。四叔一知道，就皺一皺眉，道：

『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來的。』

她誠然是逃出來的，不多久，這推想就證實了。

此後大約十幾天，大家正已漸漸忘卻了先前的事，衛老婆子忽而帶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進來了，說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雖是山裏人模樣，然而應酬很從容，說話也能幹，寒暄之後，就賠罪，說她特來叫她的兒媳回家去，因為開春事務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夠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麼話可說呢。』四叔說。

于是算清了工錢，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還沒有用，便都交給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過謝，出去了。其時已經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麼……』好一會，四嬸這纔驚叫起來。她大約有些餓，記得午飯了。

于是大家分頭尋淘籬。她先到廚下，次到堂前，後到臥房，全不見淘籬的影子。四叔踱出門外，也不見，直到河邊，纔見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邊還有一株菜。

看見的人報告說，河裏面上午就泊了一隻白篷船，篷是全蓋起來的，不知道甚麼人

在裏面，但事前也沒有人去理會他。待到祥林嫂出來淘米，剛剛要跪下去，那船裏便突然跳出兩個男人來，像是山裏人，一個抱住她，一個幫着，拖進船去了。祥林嫂還哭喊了幾聲，此後便再沒有什麼聲息，大約給用什麼堵住了罷。接着就走上兩個女人來，一個不認識，一個就是衛婆子。窺探艙裏，不很分明，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

『可惡！然而……』四叔說。

這一天是四嬸自己煮午飯；他們的兒子阿牛燒火。

午飯之後，衛老婆子又來了。

『可惡！』四叔說。

『你是什麼意思？虧你還會再來見我們。』四嬸洗着碗，一見面就憤憤的說，『你自已薦她來，又合夥劫她去，鬧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個什麼樣子？你拿我們家裏開玩笑麼？』

『阿呀阿呀，我真上當。我這回，就是爲此特地來說說清楚的。她來求我薦地方，我那裏料得到是瞞着她的婆婆的呢。對不起，四老爺，四太太。總是我老發昏不小心，對不起』

主願。幸而府上是向來寬洪大量，不肯和小人計較的。這回我一定薦一個好的來折罪……。」

「然而……。」四叔說。

于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終結，不久也就忘卻了。

只有四姨，因為後來僱用的女工，大抵非懶即能，或者饑而且懶，左右不如意，所以也還提起祥林嫂。每當這些時候，她往往自言自語的說，「她現在不知道怎麼樣了？」意思是希望她再來。但到第二年的新正，她也就絕了望。

新正將盡，衛老婆子來拜年了，已經喝得醉醺醺的，自說因為回了一趟衛家山的娘家，住下幾天，所以來得遲了。她們問答之間，自然就談到祥林嫂。

「她麼？」衛老婆子高興的說，「現在是交了好運了。她婆婆來抓她回去的時候，是早已許給了賀家塢的賀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後不幾天，也就裝在花轎裏擡去了。」

「阿呀，這樣的婆婆……。」四姨驚奇的說。

「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戶人家的太太的話。我們山裏人，小戶人家，這算得什麼？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這一注錢來做聘禮？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強幹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將她嫁到裏山去。倘許給本村人，財禮就不多；惟獨肯嫁進深山野壩裏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現在第二個兒子的媳婦也娶進了，財禮只花了五十，除去辦喜事的費用，還剩十多千。嚇，你看，這多麼好打算……」

「祥林嫂竟肯依……」

「這有什麼依不依。——鬧是誰也總要鬧一鬧的；只要用繩子一網，塞在花轎裏，擡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關上房門，就完事了。可是祥林嫂真出格，聽說那時實在鬧得利害，大家還都說大約因為在唸書人家做過事，所以與衆不同呢。太太，我們見得多了：回頭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說要尋死覓活的也有，擡到男家鬧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連花燭都砸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異乎尋常，他們說她一路只是嚎，罵，擡到賀家壩，喉嚨已經全啞了。拉出轎來，兩個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勁的擒住她也還拜不成天地。他們一不小心，一鬆手，阿呀，阿彌陀佛，她就一頭撞在香案角上，頭上碰了一個大窟窿，鮮血直流，用了兩把香

灰，包上兩塊紅布還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腳的將她和男人反關在新房裏，還是罵，阿呀呀，這真是……。」她搖一搖頭，順下眼睛，不說了。

「後來怎麼樣呢？」四嬸還問。

「聽說第二天也沒有起來。」她擡起眼來說。

「後來呢？」

「後來——起來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個孩子，男的，新年就兩歲了。我在娘家這幾天，就有人到賀家壩去，回來說看見他們娘兒倆，母親也胖，兒子也胖；上頭又沒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氣，會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真是交了好運了。」

從此之後，四嬸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

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約是得到祥林嫂好運的消息之後的，又過了兩個新年，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棹上放着一個荸薺式的圓籃；簷下一個小鋪蓋。她仍然頭上紮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臉色青黃，只是兩頰上已經消失了血色，順着眼，眼角上帶

些淚痕，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而且仍然是衛老婆子領着，顯出慈悲模樣，絮絮的對四嬸說，

「……這實在是叫作一天有不測風雲，」她的男人是堅實人，誰知道年紀青青，就會斷送在傷寒上？本來已經好了的，喫了一碗冷飯，復發了。幸虧有兒子；她又能做，打柴摘茶養蠶都來得，本來還可以守着，誰知道那孩子又會給狼啣去的呢？春天快完了，村上倒反來了狼，誰料到？現在她只剩了一個光身了。大伯來收屋，又趕她。她真是走投無路了，只好來求老主人。好在她現在已經再沒有什麼牽掛，太太家裏又湊巧要換人，所以我就領她來。——我想，熟門熟路，比生手實在好得多……。」

「我真傻，真的，」祥林嫂擡起她沒有神采的眼睛來，接着說。「我單知道下雪的時候野獸在山奧裏沒有食喫，會到村裏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我一清早起來就開了門，拿小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我的話句句聽；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淘米，米下了鍋，要蒸豆。我叫阿毛，沒有應，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一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別家去玩的；各處去一問，果然沒有。我急了，央人出去

尋。直到下半年，尋來尋去尋到山奧裏，看見刺柴上掛着一隻他的小鞋。大家都說，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進去；他果然躺在草窠裏，肚裏的五臟已經都給喫空了，手上還緊緊的捏着那隻小籃呢。……』她接着但是嗚咽，說不出成句的話來。

四嬸起初還躊躇，待到聽完她自己的話，眼圈就有些紅了。她想了一想，便教拿圓籃和鋪蓋到下房去。衛老婆子彷彿卸了一肩重擔似的噓一口氣；祥林嫂比初來時候神氣舒暢些，不待指引，自己馴熟的安放了鋪蓋。她從此又在魯鎮做女工了。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然而這一回，她的境遇卻改變得非常大。上工之後的兩三天，主人們就覺得她手腳已沒有先前一樣靈活，記性也壞得多，死屍似的臉上又整日沒有笑影，四嬸的口氣上，已頗有些不滿了。當她初到的時候，四叔雖然照例皺過眉，但鑑于向來僱用女工之難，也就並不大反對，只是暗暗地告誡四嬸說，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敗壞風俗的，用她幫忙還可以，祭祀時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飯菜，只好自己做，否則，不乾不淨，祖宗是不喫的。



四叔家裏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時候也就是祭祀，這回她卻清閒了。桌子放在堂中央，繫上桌幃，她還記得照舊的去分配酒盃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着罷！我來擺。」四嬸慌忙的說。

她訕訕的縮了手，又去取燭臺。

「祥林嫂，你放着罷！我來拿。」四嬸又慌忙的說。

她轉了幾個圓圈，終於沒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開。她在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過坐在竈下燒火。

鎮上的人們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調和先前很不同；也還和她講話，但笑容卻冷冷的了。她全不理會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講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我真傻，真的，」她說。「我單知道雪天是野獸在深山裏沒有食喫，會到村裏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我一大早起就開了門，拿小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孩子，我的話句句聽；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淘米米下了鍋，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沒有應。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滿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各

處去一問，都沒有。我急了，央人去尋去。直到下半年，幾個人尋到山奧裏，看見刺柴上掛着一隻他的小鞋。大家都說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進去；果然，他躺在草窠裏，肚裏的五臟已經都給喫空了，可憐他手裏還緊緊的捏着那隻小籃呢……」她于是淌下眼淚來，聲音也嗚咽了。

這故事倒頗有效，男人聽到這裏，往往斂起笑容，沒趣的走了開去；女人們卻不獨寬恕了她似的，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有些老女人沒有在街頭聽到她的話，便特意尋來，要聽她這一段悲慘的故事。直到她說到嗚咽，她們也就一齊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歎息一番，滿足的去了，一面還紛紛的評論着。

她就只是反覆的向人說她悲慘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個人來聽她。但不久，大家也都聽得純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們，眼裏也再不見有一點淚的痕迹。後來全鎮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聽到就煩厭得頭痛。

「我真傻，真的，」她開首說。

「是的，你是單知道雪天野獸在深山裏沒有食喫，纔會到村裏來的。」他們立節打

斷她的話，走開去了。

她張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們，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覺得沒趣。但她還妄想，希圖從別的事，如小籃，豆，別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來。倘一看見兩三歲的小孩子，她就說：

「唉唉，我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他就有這麼大了……」

孩子看見她的眼光就喫驚，牽着母親的衣襟催她走。于是又只剩下她一個，終於沒趣的也走了。後來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氣，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的先問她，道：

「祥林嫂，你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不是也就有這麼大了麼？」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大家咀嚼賞鑑了許多天，早已成爲渣滓，只值得煩厭和唾棄；但從人們的笑影上，也仿佛覺得這又冷又尖，自己再沒有開口的必要了。她單是一瞥他們，並不回答一句話。

魯鎮永遠是過新年，臘月二十以後就忙起來了。四叔家裏這回須僱男短工，還是忙

不過來，另叫柳媽做幫手。殺雞，宰鵝；然而柳媽是善女人，喫素，不殺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燒火之外，沒有別的事，卻閒着了，坐着只看柳媽洗器皿。微雪點點的下來了。

「唉唉，我真傻，」祥林嫂看了天空，歎息着，獨語似的說。

「祥林嫂，你又來了。」柳媽不耐煩的看着她的臉，說。「我問你：你額角上的傷疤，不就是那時撞壞的麼？」

「唔唔。」她含糊的回答。

「我問你：你那時怎麼後來竟依了呢？」

「我麼……」

「你呀。我想：這總是你自己願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氣多麼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這麼大的力氣，真會拗他不過。你後來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說他力氣大。」

「阿阿，你……你倒自己試試看。」她笑了。

柳媽的打皺的臉也笑起來，使她蹙縮得像一個核桃；乾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額角，又釘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立刻斂了笑容，旋轉眼光，自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實在不合算。』柳媽詭祕的說。『再一強，或者索性撞一個死，就好了。現在呢，你和你的第二個男人過活不到兩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我想，這真是……』

她臉上就顯出恐怖的神色來，這是在山村裏所未會知道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當。你到土地廟裏去捐一條門檻，當作你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她當時並不回答什麼話，但大約非常苦悶了，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兩眼上便都圍着大黑圈。早飯之後，她便到鎮的西頭的土地廟裏去求捐門檻。廟祝起初執意不允許，直到她急得流淚，纔勉強答應了。價目是大錢十二千。

她久已不和人們交口，因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厭棄了的；但自從和柳媽談了

天似乎又即傳揚開去，許多人都發生了新趣味，又來逗她說話了。至于題目，那自然是換了一個新樣，專在她額上的傷疤。

『祥林嫂。我問你：你那時怎麼竟肯了？』一個說。

『唉，可惜，白撞了這一下。』一個看着她的疤，應和道。

她大約從他們的笑容和聲調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總是瞪着眼睛，不說一句話，後來連頭也不回了。她整日緊閉了嘴唇，頭上帶着大家以為恥辱的記號的那傷痕，默默的跑街，掃地，洗菜，淘米。快够一年，她纔從四嬸手裏支取了歷來積存的工錢，換算了十二元鷹洋，請假到鎮的西頭去。但不到一頓飯時候，她便回來，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高興似的對四嬸說，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

冬至的祭祖時節，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嬸裝好祭品，和阿牛將桌子擡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盃和筷子。

『你放着罷，祥林嫂！』四嬸慌忙大聲說。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燭臺，只是失神的站着。

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教她走開，她纔走開。這一回她的變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而且很膽怯，不獨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見人，雖是自己的主人，也總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則默坐着，直是一個木偶人。不半年，頭髮也花白起來了，記性尤其壞，甚而至于常常忘卻了去淘米。

「祥林嫂怎麼這樣了？倒不如那時不留她。」四嬸有時當面就這樣說，似乎是警告她。

然而她總如此，全不見有伶俐起來的希望。他們于是想打發她走了，教她回到衛老婆子那里去。但當我還在魯鎮的時候，不過單是這樣；看現在的情狀，可見後來終於實行了。然而她是從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還是先到衛老婆子家然後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

我給那些因爲在近旁而極響的爆竹聲驚醒，看見豆一般大的黃色的燈火光，接着又聽得畢畢剝剝的鞭噼，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將近時候。我在蒙眬

中，又隱約聽到遠處的爆竹聲聯綿不斷，似乎合成一天音響的濃雲，夾着團團飛舞的雪，擁抱了全市鎮。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聖衆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 在酒樓上

我從北地向東南旅行，繞道訪了我的家鄉，就到S城。這城離我的故鄉不過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這里的學校裏當過一年的教員。深冬雪後，風景淒清，懶散和懷舊的心緒聯結起來，我竟暫寓在S城的洛思旅館裏了；這旅館是先前所沒有的。城圈本不大，尋訪了幾個以為可以會見的舊同事，一個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經過學校的門口，也改換了名稱和模樣，于我很生疏。不到兩個時辰，我的意興早已索然，頗悔此來為多事了。

我所住的旅館是租房不賣飯的，飯菜必須另外買來，但又無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漬痕斑駁的牆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鉛色的天，白皚皚的絕無精采，而且微雪

又飛舞起來了。我午餐本沒有飽，又沒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識的小酒樓，叫一石居的，算來離旅館並不遠。我于是立即鎖了房門，出街向那酒樓去。其實也無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無聊，並不專為買醉。一石居是在的，狹小陰溼的店面和破舊的招牌都依舊；但從掌櫃以至堂倌卻已沒有一個熟人，我在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然而我終於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由此徑到小樓上。上面也依然是五張小板桌；獨有原是木櫺的後窗卻換嵌了玻璃。

『一斤紹酒——菜十個油豆腐，辣醬要多！』

我一面說給跟我上來的堂倌聽，一面向後窗走，就在靠窗的一張桌旁坐下了。樓上『空空如也，』任我揀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樓下的廢園。這園大概是不屬於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過許多回，有時也在雪天裏。但現在從慣于北方的眼睛看來，卻很值得驚異了：幾株老梅竟鬪雪開着滿樹的繁花，彷彿毫不以深冬為意；倒塌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暗綠的密葉裏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蔑視遊人的甘心于遠行。我這時又忽地想到這里積雪的滋潤，著物不去，晶瑩有光，不

比朔雪的粉一般乾，大風一吹，便飛得滿空如煙霧……

『客人酒……』

堂倌懶懶的說着，放下杯，筷，酒壺和碗碟，酒到了。我轉臉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來。覺得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乾雪怎樣紛飛，這里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于我都沒有什麼關係了。我略帶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酒味很純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醬太淡薄，本來S城人是不懂得喫辣的。

大概是因為正在下午的緣故罷，這雖說是酒樓，卻毫無酒樓氣，我已經喝下三杯酒去了，而我以外還是四張空板桌。我看着廢園，漸漸的感到孤獨，但又不願有別的酒客上來。偶然聽得樓梯上腳步響，便不由的有些懊惱，待到看見是堂倌，纔又安心了，這樣的又喝了兩杯酒。

我想，這回定是酒客了因為聽得那腳步聲比堂倌的要緩得多。約略料他走完了樓梯的時候，我便害怕似的擡頭去看這無干的同伴，同時也就喫驚的站起來。我竟不料在這里意外的遇見朋友了——假如他現在還許我稱他爲朋友。那上來的分明是我的舊

同窗，也是做教員時代的舊同事，面貌雖然頗有些改變，但一見也就認識，獨有行動卻變得格外迂緩，很不像當年敏捷精悍的呂緯甫了。

「阿——緯甫，是你麼？我萬想不到會在這里遇見你。」

「阿阿，是你？我也萬想不到……」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躊躇之後，方纔坐下來。我起先很以為奇，接着便有些悲傷，而且不快了。細看他相貌，也還是亂蓬蓬的鬚髮；蒼白的長方臉，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沈靜，或者卻是頹唐；又濃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當他緩緩的四顧的時候，卻對廢園忽地閃出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

「我們，」我高興的，然而頗不自然的說，「我們這一別，怕有十年了罷。我早知道你在濟南，可是實在懶得太難，終於沒有寫一封信……」

「彼此都一樣。可是現在我在太原了，已經兩年多，和我的母親。我回來接她的時候，知道你早搬走了，搬得很乾淨。」

「你在太原做什麼呢？」我問。

「教書，在一個同鄉的家裏。」

「這以前呢？」

「這以前麼？」他從衣袋裏掏出一支煙卷來，點了火，啣在嘴裏，看着噴出的煙霧，沈思似的說：「無非做了些無聊的事情，等于什麼也沒有做。」

他也問我別後的景況；我一面告訴他一個大概，一面叫堂倌先取杯筯來，使他先喝着我的酒，然後再去添二斤。其間還點菜，我們先前原是毫不客氣的，但此刻卻推讓起來了，終於說不清那一樣是誰點的，就從堂倌的口頭報告上指定了四樣菜：茴香豆，凍肉，油豆腐，青魚乾。

「我一回來，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煙卷，一隻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說。「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爲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來了。你不能飛得更遠些麼？」

「這難說，大約也不外乎遠點小圈子罷。」我也似笑非笑的說。「但是你爲甚麼飛

回來的呢？」

「也還是爲了無聊的事。」他一口喝乾了一杯酒，吸幾口煙，眼睛略爲張大了。「無聊的——但是我們就談談罷。」

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來，排滿了一桌，樓上又添了煙氣和油豆腐的熱氣，彷彿熱鬧起來了；樓外的雪也越加紛紛的下。

「你也許本來知道，」他接着說，「我曾經有一個小兄弟，是三歲上死掉的，就葬在這鄉下。我連他的模樣都記不清楚了，但聽母親說，是一個很可愛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來還似乎要下淚。今年春天，一個堂兄就來了一封信，說他的墳邊已經漸漸的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裏去了，須得趕緊去設法。母親一知道就很着急，幾乎幾夜睡不着，——她又自己能看信的。然而我能有什麼法子呢？沒有錢，沒有工夫；當時什麼法也沒有。」

「一直挨到現在，趁着年假的閒空，我纔得回南給他來遷葬。」他又喝乾了一杯酒，看着窗外，說，「這在那邊那里能如此呢？積雪裏會有花，雪地下會不凍。就在前天，我在城裏

買了一口小棺材——因為我預料那地下的應該早已朽爛了——帶着棉絮和被褥，僱了四個土工，下鄉遷葬去。我當時忽而很高興，願意掘一回墳，願意一見我那曾經和我很親睦的小兄弟的骨殖：這些事我生平都沒有經歷過。到得墳地，果然，河水只是咬進來，離墳已不到二尺遠。可憐的墳，兩年沒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決然的指着他對土工說，「掘開來！」我實在是一個庸人，我這時覺得我的聲音有些希奇，這命令也是一個在我一生中最高為偉大的命令。但土工們卻毫不駭怪，就動手掘下去了。待到掘着墳穴，我便過去看，果然，棺木已經快要爛盡了，只剩下一堆木絲和小木片。我的心顫動着，自去撥開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麼也沒有。我想，這些都消盡了，向來聽說最難爛的是頭髮，也許還有罷。我便伏下去，在該是枕頭所在的泥土裏仔仔細細的看，也沒有蹤影全無！」

我忽而看見他眼圈微紅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他總不很喫菜，單是把酒不停的喝，早喝了一斤多，神情和舉動都活潑起來，漸近于先前所見的呂緯甫了。我叫堂倌再添二斤酒，然後回轉身，也擎着酒杯，正對面默默的聽着。

『其實，這本已可以不必再遷，只要平了土，賣掉棺材，就此完事了。我去賣棺材雖然有些離奇，但只要價錢極便宜，原鋪子就許要，至少總可以撈回幾文酒錢來。但我不這樣，我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體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材裏，運到我父親埋着的墳地上，在他墳旁埋掉了。因為外面用磚墻，昨天又忙了我大半天：監工。但這樣總算完結了一件事，足夠去騙騙我的母親，使她安心些。——阿阿，你這樣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麼？是的，我也還記得我們同到城隍廟裏去拔掉神像的鬍子的時候，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於打起來的時候。但我現在就是這樣了，敷衍敷衍，模模胡胡。我有時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見我，怕會不認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現在就是這樣。』

他又掏出一支烟卷來，啣在嘴裏，點了火。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還有些期望我，——我現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還看得出。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終于辜負了至今還對我懷着好意的老朋友……』他忽而停住了，吸幾口烟，纔又慢慢的說，『正在今天，剛在我到這一石居



來之前，也就做了一件無聊事，然而也是我自己願意做的。我先前的東邊的鄰居叫長富，是一個船戶。他有一個女兒叫阿順，你那時到我家裏來，也許見過的，但你一定沒有留心，因為那時她還小。後來她也長得並不好看，不過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臉，黃臉皮；獨有眼睛非常★，睫毛也很長，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無風的晴天，這裡的就沒有那麼明淨了。她很能幹，十多歲沒了母親，招呼兩個小弟妹都靠她；又得服侍父親，事事都周到；也經濟，家計倒漸漸的穩當起來了。鄰居幾乎沒有一個不誇獎她，連長富也時常說些感激的話。這一次我動身回來的時候，我的母親又記得她了，老年人記性真長久。她說她曾經知道順姑因為看見誰的頭上戴着紅的剪絨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她父親的一頓打，後來眼眶還紅腫了兩三天。這種剪絨花是外省的東西，S城裏尚且買不出，她那里想得到手呢？趁我這一次回南的便，便叫我買兩朵去送她。

『我對於這差使倒並不以為煩厭，反而很喜歡；為阿順，我實在還有些願意出力的意思的。前年，我回來接我母親的時候，有一天，長富正在家，不知怎的我和他閒談起來了。』

他便要請我喫點心，蕎麥粉，並且告訴我所加的是白糖。你想，家裏能有白糖的船戶，可見決不是一個窮船戶了，所以他也喫得很闊綽。我被勸不過，答應了，但要求只要用小碗。他也很識世故，便囑咐阿順說，「他們文人，是不會喫東西的。你就用小碗，多加糖！」然而等到調好端來的時候，仍然使我喫一嚇，是一大碗，足夠我喫一天。但是和長富喫的一碗比起來，我的也確乎算小碗。我生平沒有喫過蕎麥粉，這回一嘗，實在不可口，卻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喫了幾口，就想不喫了，然而無意中，忽然間看見阿順遠遠的站在屋角裏，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氣。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約怕自己調得不好，願我們喫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來，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我於是同時決心，放開喉嚨灌下去了，幾乎喫得和長富一樣快。我由此纔知道硬喫的苦痛，我只記得還做孩子時候的喫盡一碗拌着驅除蛔蟲藥粉的沙糖纔有這樣難。然而我毫不抱怨，因為她過來收拾空碗時候的忍着的得意的笑容，已儘够賠償我的苦痛而有餘了。所以我這一夜雖然飽脹得睡不穩，又做了一大串惡夢，也還是祝讚她一生幸福，願世界為她變好。然而這些意思也不過是我的那些舊日的夢的痕迹，即刻就自笑，接着也就忘卻了。

「我先前並不知道她曾經爲了一朵翦絨花挨打，但因爲母親一說起，便也記得了蕎麥粉的事，意外的勤快起來了。我先在太原城裏搜求了一遍，都沒有；一直到濟南：」

窗外沙沙的一陣聲響，許多積雪從被他壓彎了的一枝山茶樹上滑下去了，樹枝筆挺的伸直，更顯出烏油油的肥葉和血紅的花來。天空的鉛色來得更濃；小鳥雀啾啾的叫着，大概黃昏將近，地面又全罩了雪，尋不出什麼食糧，都趕早回巢來休息了。

「一直到了濟南，」他向窗外看了一回，轉身喝乾一杯酒，又吸幾口煙，接着說。「我纔買到翦絨花。我也不知道使她挨打的是不是這一種，總之是絨做的罷了。我也不知道她喜歡深色還是淺色，就買了一朵大紅的，一朵粉紅的，都帶到這裏來。」

「就是今天午後，我一喫完飯，便去看長富，我爲此特地耽擱了一天。他的家倒還在，只是看去很有些晦氣色了，但這恐怕不過是我自己的感覺。他的兒子和第二個女兒——阿昭，都站在門口，大了。阿昭長得全不像她姊姊，簡直像一個鬼，但是看見我走向她家，便飛奔的逃進屋裏去。我就問那小子，知道長富不在家。「你的大姊呢？」他立刻瞪起眼睛，連聲問我尋她什麼事，而且惡狠狠的似乎就要撲過來，咬我。我支吾着退走了，我現

在是敷衍敷衍……

「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訪人了。因為我已經深知道自己之討厭，連自己也討厭，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然而這回的差使是不能不辦妥的，所以想了一想，終於回到就在斜對門的柴店裏。店主的母親，老發奶奶，倒也還在，而且也還認識我，居然將我邀進店裏坐去了。我們寒暄幾句之後，我就說明了回到S城和尋長富的緣故。不料她歎息說：

「可惜順姑沒有福氣戴這翦絨花了。」

「她于是詳細的告訴我，說是一大約從去年春天以來，她就見得黃瘦，後來忽而常常下淚了，問她緣故又不說；有時還整夜的哭，哭得長富也忍不住生氣，罵她年紀大了，發了瘋。可是一到秋初，起先不過小傷風，終於躺倒了，從此就起不來。直到咽氣的前幾天，纔肯對長富說，她早就像她母親一樣，不時的吐紅和流夜汗。但是瞞着，怕他因此要擔心。有一夜，她的伯伯長庚又來硬借錢——這是常有的事——她不給，長庚就冷笑着說：你不要驕氣，你的男人比我還不如！她從此就發了愁，又怕羞，不好問，只好哭。長富趕緊將她的

男人怎樣的掙氣的話說給她聽，那里還來得及？況且她也不信，反而說：好在我已經這樣，什麼也不要緊了。

「她還說，『如果她的男人真比長庚不如，那就真可怕呵！比不上一個偷雞賊，那是什麼東西呢？』然而他來送殮的時候，我是親眼看見他的，衣服很乾淨，人也體面；還眼淚汪汪的說，自己撐了半世小船，苦熬苦省的積起錢來聘了一個女人，偏偏又死掉了。可見他實在是一個好人，長庚說的全是誑。只可惜順姑竟會相信那樣的賊骨頭的誑話，白送了性命——但這也不能去怪誰，只能怪順姑自己沒有這一份好福氣。」

「那倒也罷，我的事情又完了。但是帶在身邊的兩朵翦絨花怎麼辦呢？好，我就託她送了阿昭。這阿昭一見我就飛跑，大約將我當作一隻狼或是什麼，我實在不願意去送她。——但是我也就送她了，對母親只要說阿順見了喜歡的了不得就是。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過了新年，仍舊教我的『子曰詩云』去。」

「你教的是『子曰詩云』麼？」我覺得希異，便問。

「自然。你還以為教的是A B C D麼？我先是兩個學生，一個讀詩經，一個讀孟子。新

近又添了一個女的，讀女兒經。連算學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們不要教。」

「我實在料不到你倒去教這類的書……」

「他們的老子要他們讀這些；我是別人，無乎不可的。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隨便便……」

他滿臉已經通紅，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卻又消沈下去了。我微微的歎息，一時沒有話可說。樓梯上一陣亂響，擁上幾個酒客來：當頭的是矮子，臃腫的圓臉；第二個是長的，在臉上很惹眼的顯出一個紅鼻子；此後還有人，一疊連的走得小樓都發抖。我轉眼去看呂緯甫，他也正轉眼來看我，我就叫堂倌算酒賬。

「你藉此還可以支持生活麼？」我一面準備走，一面問。

「是的。——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能够敷衍。」

「那麼，你以後預備怎麼辦呢？」

「以後——我不知道。你看我們那時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連明天怎樣也不知道，連後一分……」

堂倌送上帳來，交給我；他也不像初到時候的謙虛了，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煙，聽憑我付了帳。

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着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裏。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六日。）

## 幸福的家庭

——擬許欽文——

「……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那作品，像太陽的光一樣，從無量的光源中湧出來，不像石火，用鐵和石敲出來，這纔是真藝術。那作者，也纔是真的藝術家。——而我……這算是什麼……」他想到這裏，忽然從牀上跳起來了。以先他早已想過，須得撈幾文稿費維持生活了；投稿的地方，先定爲幸福月報社，因爲潤筆似乎比較的豐。但作品就須有範圍，否則，恐怕要不收的。範圍就範圍……現在的青年的腦裏的大問題是……大概很不少，或者有許多是戀愛，婚姻，家庭之類罷……是的，他們確有許多煩悶着，正在討論這些事。那麼，就來做家庭。然而怎麼做呢……否則，恐怕要不收的，何必說些背時的話，然



而……他跳下臥牀之後，四、五步就走到書桌面前，坐下去，抽出一張綠格紙，毫不遲疑，但又自暴自棄似的寫下一行題目道：幸福的家庭。

他的筆立刻停滯了；他仰了頭，兩眼瞪着房頂，正在安排那安置這『幸福的家庭』的地方。他想：『北京？不行，死氣沈沈，連空氣也是死的。假如在這家庭的周圍築一道高牆，難道空氣也就隔斷了麼？簡直不行！江蘇浙江天天防要開仗；福建更無須說。四川，廣東都正在打。山東，河南之類？——阿阿，要綁票的，倘使綁去一個，那就成爲不幸的家庭了。上海天津的租界上房租貴；……假如在外國，笑話。雲南，貴州不知道怎樣，但交通也太不便……』他想來想去，想不出好地方，便要假定爲A了，但又想，『現有不少的人是反對用西洋字母來代人地名的，說是要減少讀者的興味。我這回的投稿，似乎也不如不用，安些。那麼，在那里好呢？——湖南也打仗；大連仍然房租貴；察哈爾，吉林，黑龍江罷——聽說有馬賊，也不行……』他又想來想去，又想不出好地方，於是終于決心，假定這『幸福的家庭』所在的地方叫作A。

『總之，這幸福的家庭一定須在A，無可磋商。家庭中自然是兩夫婦，就是主人和主

婦，自由結婚的。他們訂有四十多條條約，非常詳細，所以非常平等，十分自由。而且受過高等教育，優美高尚……東洋留學生已經不通行——那麼，假定爲西洋留學生罷。主人始終穿洋服，硬領始終雪白；主婦是前頭的頭髮始終燙得蓬蓬鬆鬆像一個麻雀窠，牙齒是始終雪白的露着，但衣服卻是中國裝……」

「不行不行，那不行！二十五斤！」

他聽得窗外一個男人的聲音，不由的迴過頭去看，窗幔垂着，日光照着，明得眩目，他的眼睛昏花了；接着是小木片撒在地上的聲響。「不相干，」他又回過頭來想，「什麼「二十五斤」——他們是優美高尚，很愛文藝的。但因爲都從小生長在幸福裏，所以不愛俄國的小說……俄國小說多描寫下等人，實在和這樣的家庭也不合。「二十五斤」不管他。那麼，他們看看什麼書呢？——裴倫的詩？吉支的？不行，都不穩當。——哦，有了，他們都愛看理想之良人。我雖然沒有見過這部書，但既然連大學教授也那麼稱讚他，想來他們也一定都愛看，你也看，我也看，——他們一人一本，這家庭裏一共有兩本……」他覺得胃裏有點空虛了，放下筆，用兩隻手支着頭，教自己的頭像地球儀似的在兩個柱子間掛着。

「……他們兩人正在用午餐，」他想，「桌上鋪了雪白的布；廚子送上菜來——中國菜。什麼「二十五斤」？不管他。爲什麼倒是中國菜？西洋人說，中國菜最進步，最好喫，最合于衛生；所以他們採用中國菜。送來的是第一碗，但這第一碗是什麼呢？……」

「劈柴，……」

他喫驚的迴過頭去看，靠左肩，便立着他自己家裏的主婦，兩隻陰淒淒的眼睛恰恰釘住他的臉。

「什麼？」他以為她來攪擾了他的創作，頗有些憤怒了。

「劈柴，都用完了，今天買了些。前一回還是十斤兩吊四，今天就要兩吊六。我想給他兩吊五，好不好？」

「好好，就是兩吊五。」

「稱得太喫虧了。他一定只肯算二十四斤半；我想就算他二十三斤半，好不好？」

「好好，就算他二十三斤半。」

「那麼，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

『唔唔，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他也說不下去了，停了一會，忽而奮然的抓起筆來，就在寫着一行『幸福的家庭』的綠格紙上起算草，起了好久，這纔仰起頭來說道，

『五吊八！』

『那是，我這里不夠了，還差八九個……』

他抽開書桌的抽屜，一把抓起所有的銅元，不下二三十，放在她攤開的手掌上，看她出了房，纔又回過頭來向書桌。他覺得頭裏面很脹滿，似乎極極又叉的全被木柴填滿了，五五二十五，腦皮質上還印着許多散亂的亞刺伯數目字。他很深的吸一口氣，又用力的呼出，彷彿要藉此趕出腦裏的劈柴，五五二十五和亞刺伯數字來。果然，吁氣之後，心地也就輕鬆不少了，于是仍復恍恍忽忽的想——

『什麼菜？菜倒不妨奇特點。滑溜裏脊，蝦子海參，實在太凡庸。我偏要說他們喫的是『龍虎鬪』。但『龍虎鬪』又是什麼呢？有人說是蛇和貓，是廣東的貴重菜，非大宴會不喫的。但我在江蘇飯館的菜單上就見過這名目，江蘇人似乎不喫蛇和貓，恐怕就如誰所

說，是蛙和鱔魚了。現在假定這主人和主婦爲那里人呢？——不管他。總而言之，無論那里人喫一碗蛇和貓或者蛙和鱔魚，于幸福的家庭是決不會有損傷的。總之這第一碗一定是「龍虎鬪」無可磋商。

「于是一碗「龍虎鬪」擺在桌子中央了，他們兩人同時捏起筷子，指着碗沿，笑迷迷的你看我，我看你……。

『「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

『「Oh no, please you!」』

「于是他們同時伸下筷子去，同時夾出一塊蛇肉來，——不不，蛇肉究竟太奇怪，還不如說是鱔魚罷。那麼，這碗「龍虎鬪」是蛙和鱔魚所做的了。他們同時夾出一塊鱔魚來，一樣大小，五五二十五，三五……：：：不管他，同時放進嘴裏去，……：：：」他不能自制的只想迴過頭去看，因爲他覺得背後很熱鬧，有人來來往往的走了兩三回。但他還熬着，亂嘈嘈的接着想，「這似乎有點肉麻，那有這樣的家庭？唉唉，我的思路怎麼會這樣亂，這好題目

怕是做不完篇的了。——或者不必定用留學生，就在國內受了高等教育的也可以。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的，高尚優美，高尚……男的是文學家；女的是文學家，或者文學崇拜家。或者女的是詩人；男的是詩人崇拜者，女性尊重者。或者……」他終於忍耐不住，迴過頭去了。

就在他背後的書架的旁邊，已經出現了一座白菜堆，下層三株，中層兩株，頂上一株，向他疊成一個很大的A字。

「唉唉！」他喫驚的歎息，同時覺得臉上驟然發熱了，脊梁上還有許多針輕輕的刺着。「吁……」他很長的噓一口氣，先斥退了脊梁上的針，仍然想，「幸福的家庭的房子要寬綽。有一間堆積房，白菜之類到那邊去。主人的書房另一間，靠壁滿排着書架，那旁邊自然決沒有什麼白菜堆；架上滿是中國書，外國書，理想之良人自然也在內，——一共有兩部臥室又一間；黃銅牀，或者質朴點，第一監獄工場做的榆木牀也就夠，牀底下很乾淨，……」他當即一瞥自己的牀下，劈柴已經用完了，只有一條稻草繩，卻還死蛇似的懶懶的躺着。

『二十三斤半……』他覺得劈柴就要向牀下『川流不息』的進來，頭裏面又有些極極叉叉了，便急忙起立，走向門口去想關門。但兩手剛觸着門，卻又覺得未免太暴躁了，就歇了手，只放下那積着許多灰塵的門幕。他一面想，這既無閉關自守之操切，也沒有開放門戶之不安，是很合于『中庸之道』的。

『……所以主人的書房門永遠是關起來的。』他走回來，坐下，想，『有事要商量先敲門，得了許可纔能進來，這辦法實在對。現在假如主人坐在自己的書房裏，主婦來談文藝了，也就先敲門。——這可以放心，她必不至于捧着白菜的。』

『『Come in, please, my dear.』』

『然而主人沒有工夫談文藝的時候怎麼辦呢？那麼，不理她，聽她站在外面老是剝剝的敲這大約不行罷。或者理想之良人裏面都寫着，——那恐怕確是一部好小說，我如果有了稿費，也得去買他一部來看看……』

拍！

他腰骨筆直了，因為他根據經驗，知道這一聲『拍』是主婦的手掌打在他們的三

歲的女兒的頭上的聲音。

『幸福的家庭……』他聽到孩子的嗚咽了，但還是腰骨筆直的想，『孩子是生得遲的，生得遲。或者不如沒有，兩個人乾乾淨淨。——或者不如住在客店裏，什麼都包給他們，一個人乾乾……』他聽得嗚咽聲高了起來，也就站了起來，鑽過門幕，想着，『馬克思在兒女的啼哭聲中還會做資本論，所以他是偉人……』走出外間，開了風門，聞得一陣煤油氣。孩子就躺倒在門的右邊，臉向着地，一見他，便『哇』的哭出來了。

『阿阿，好好，莫哭莫哭，我的好孩子。』他彎下腰去抱她。

他抱了她回轉身，看見門左邊還站着主婦，也是腰骨筆直，然而兩手插腰，怒氣沖沖的似乎豫備開始練體操。

『連你也來欺侮我！不會幫忙，只會搗亂，——連油燈也要翻了他。晚上點什麼？』

『阿阿，好好，莫哭莫哭，』他把那些發抖的聲音放在腦後，抱她進房，摩着她的頭，說，『我的好孩子。』于是放下她，拖開椅子坐下去，使她站在兩膝的中間，擎起手來道，『莫哭了呵，好孩子。爹爹做「貓洗臉」給你看。』他同時伸長頸子，伸出舌頭，遠遠的對着手



掌舔了兩舔，就用這手掌向了自己的臉上畫圓圈。

「呵呵呵，花兒。」她就笑起來了。

「是的，是的，花兒。」他又連畫上幾個圓圈，這纔歇了手，只見她還是笑迷迷的掛着眼淚對他看。他忽而覺得，她那可愛的天真的臉，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親，通紅的嘴唇尤其像，不過縮小了輪廓。那時也是晴朗的冬天，她聽得他說決計反抗一切阻礙，爲她犧牲的時候，也就這樣笑迷迷的掛着眼淚對他看。他惘然的坐着，彷彿有些醉了。

「阿阿，可愛的嘴唇……」他想。

門幕忽然掛起。劈柴運進來了。

他也忽然驚醒，一定睛，只見孩子還是掛着眼淚，而且張開了通紅的嘴唇對他看。『嘴唇……』他向旁邊一瞥，劈柴正在進來，『……恐怕將來也就是五五二十五，九九八十一……而且兩隻眼睛陰淒淒的……』他想着，隨即粗暴的抓起那寫着一行題目和一堆算草的綠格紙來，揉了幾揉，又展開來給她拭去了眼淚和鼻涕。『好孩子，自己玩去罷。』他一面推開她，說；一面就將紙團用力的擲在紙簍裏。



但他又立刻覺得對於孩子有些抱歉了，重復迴頭，目送着她獨自煢煢的出去；耳朵裏聽得木片聲。他想要定一定神，便又回轉頭，閉了眼睛，息了雜念，平心靜氣的坐着。他看見眼前浮出一朵匾圓的烏花，橙黃心，從左眼的左角漂到右，消失了；接着是一朵明綠花，墨綠色的心；接着是一座六株的白菜堆，屹然的向他疊成一個很大的A字。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

## 肥皂

四銘太太正在斜日光中背着北窗和她八歲的女兒秀兒糊紙錠，忽聽得又重又緩的布鞋底聲響，知道四銘進來了，並不去看他，只是糊紙錠。但那布鞋底聲卻愈響愈逼近，覺得終于停在她的身邊了，于是不免轉過眼去看，只見四銘就在她面前聳肩曲背的很命掏着布馬褂底下的袍子的大襟後面的口袋。

他好容易曲曲折折的匯出手來，手裏就有一個小小的長方包，葵綠色的，一逕遞給四太太。她剛接到手，就聞到一陣似橄欖非橄欖的說不清的香味，還看見葵綠色的紙包上有一個金光燦爛的印子和許多細簇簇的花紋。秀兒即刻跳過來要搶着看，四太太趕忙推開她。

「上了御……」她一面看，一面問。

「唔唔。」他看着她手裏的紙包，說。

於是這葵綠色的紙包被打開了，裏面還有一層很薄的紙，也是葵綠色，揭開薄紙，纔露出那東西的本身來，光滑堅緻，也是葵綠色，上面還有細簇簇的花紋，而薄紙原來卻是米色的，似橄欖非橄欖的說不清的香味也來得更濃了。

「唉唉，這實在是好肥皂。」她捧孩子似的將那葵綠色的東西送到鼻子下面去，嗅着說。

「唔唔，你以後就用這個……。」

她看見他嘴裏這麼說，眼光卻射在她的頸子上，便覺得顴骨以下的臉上似乎有些熱。她有時自己偶然摸到頸子上，尤其是耳朵後，指面上總感着些粗糙，本來早就知道是積年的老泥，但向來倒也並不很介意。現在在他的注視之下，對着這葵綠異香的洋肥皂，可不禁臉上有些發熱了，而且這熱又不絕的蔓延開去，即刻一逕到耳根。她于是就決定

晚飯後要用這肥皂來拚命的洗一洗。

「有些地方，本來單用皂莢子是洗不乾淨的。」她自對自的說。

「媽，這給我！」秀兒伸手來搶葵綠紙；在外面玩耍的小女兒招兒也跑到了。四太太趕忙推開她們，裹好薄紙，又照舊包上葵綠紙，欠過身去擱在洗臉臺上最高的一層格子上，看一看，翻身仍然糊紙錠。

「學程！」四銘記起了一件事似的，忽而拖長了聲音叫，就在她對面的一把高背椅子上坐下了。

「學程！」她也幫着叫。

她停下糊紙錠，側耳一聽，什麼響應也沒有，又見他仰着頭焦急的等着，不禁很有些抱歉了，便儘力提高了喉嚨，尖利的叫：

「絳兒呀！」

這一叫確乎有效，就聽到皮鞋聲橐橐的近來，不一會，絳兒已站在她面前了，只穿短衣，肥胖的圓臉上亮晶晶的流着油汗。

「你在做什麼？怎麼爹叫也不聽見？」她譴責的說。

「我剛在練八卦拳……」他立即轉身向了四銘，筆挺的站着，看着他，意思是問他什麼事。

「學程，我就要問你：「惡毒婦」是什麼？」

「「惡毒婦」……那是「很凶的女人」罷……」

「胡說胡鬧！」四銘忽而怒得可觀。「我是「女人」麼？」

學程嚇得倒退了兩步，站得更挺了。他雖然有時覺得他走路很像上臺的老生，卻從沒有將他當作女人看待，他知道自己答的很錯了。

「「惡毒婦」是「很凶的女人」我倒不懂，得來請教你——這不是中國話，是鬼子話，我對你說。這是什麼意思，你懂麼？」

「我……我不懂。」學程更加局促起來。

「嚇，我白化錢送你進學堂，連這一點也不懂。虧煞你的學堂還誇什麼「口耳並重」，倒教得什麼也沒有。說這鬼話的人至多不過十四五歲，比你還小些呢，已經噤噤咕咕的能說了，你卻連意思也說不出，還有這臉說「我不懂」——現在就給我去查出來！」

學程在喉嚨底裏答應了一聲『是』，恭恭敬敬的退出去了。

『這真叫作不成樣子，』過了一會，四銘又慷慨的說，『現在的學生是。其實，在光緒年間，我就是最提倡開學堂的，可萬料不到學堂的流弊竟至于如此之大：什麼解放咧，自由咧，沒有實學，只會胡鬧。學程呢，爲他化了的錢也不少了，都白化。好容易給他進了中西折中的學堂，英文又專是「口耳並重」的，你以爲這該好了罷，哼，可是讀了一年，連「惡毒婦」也不懂，大約仍然是唸死書嚇。什麼學堂，造就了些什麼？我簡直說：應該統統關掉！』

『對咧，真不如統統關掉的好。』四太太糊着紙錠，同情的說。

『秀兒她們也不必進什麼學堂了。』女孩子，唸什麼書？九公公先前這樣說，反對女學的時候，我還攻擊他呢；可是現在看起來，竟究竟是老年人的話對。你想，女人一陣一陣的在街上走，已經很不雅觀的了，她們卻還要剪頭髮。我最恨的就是那些剪了頭髮的女學生，我簡直說，軍人士匪倒還情有可原，攪亂天下的就是她們，應該很嚴的辦一辦……』

『對咧，男人都像了和尚還不够，女人又來學尼姑了。』

『學程』

學程正捧着一本小而且厚的金邊書快步進來，便呈給四銘，指着一處說：

『這倒有點像。這個……』

四銘接來看時，知道是字典，但文字非常小，又是橫行的。他眉頭一皺，擎向窗口，細着眼睛，就學程所指的一行唸過去：

『「第十八世紀創立之共濟講社之稱」——唔，不對。——這聲音是怎麼唸的？』他指着前面的『鬼子』字問。

『惡特拂羅斯 (Oddfellows)』

『不對，不對，不是這個。』四銘又忽而憤怒起來了。『我對你說：那是一句壞話，罵人的話，罵我這樣的人的。懂了麼？查去！』

學程看了他幾眼，沒有動。

『這是什麼悶葫蘆，沒頭沒腦的？你也先得說說清，教他好用心查去。』她看見學程爲難，覺得可憐，便排解而且不滿似的說。

『就是我在大街上廣潤祥買肥皂的時候，』四銘呼出了一口氣，向她轉過臉去，說。



「店裏又有三個學生在那裏買東西。我呢，從他們看起來，自然也怕太嚕蘇一點了罷。我一氣看了五六樣，都要四角多，沒有買；看一角一塊的，又太壞，沒有什麼香。我想，不如中通的好，便挑定了那綠的一塊，二角四分。夥計本來是勢利鬼，眼睛生在額角上的，早就撇得狗嘴的了；可恨那學生這壞小子又都擠眉弄眼的說着鬼話笑。後來，我要打開來看一看纔付錢：洋紙包着，怎麼斷得定貨色的好壞呢。誰知道那勢利鬼不但不依，還蠻不講理，說了許多可惡的廢話；壞小子們又附和着說笑。那一句是頂小的一個說的，而且眼睛看着我，他們就都笑起來了；可見一定是一句壞話。」他於是轉臉對着學程道，「他只要在『壞話類』裏去查去！」

學程在喉嚨底裏答應了一聲『是』，恭恭敬敬的退去了。

「他們還嚷什麼『新文化新文化』，『化』到這樣了，還不够？」他兩眼釘着屋梁，儘自說下去。『學生也沒有道德，社會上也沒有道德，再不想點法子來挽救，中國這纔真箇要亡了。——你想，那多麼可歎……』

『什麼？』她隨口的問，並不驚奇。

「孝女。」他轉眼對着她，鄭重的說。「就在大街上，有兩個討飯的。一個是姑娘，看去該有十八九歲了。——其實這樣的年紀，討飯是很不相宜的了，可是她還討飯。——和一個六七十歲的老的，白頭髮，眼睛是瞎的，坐在布店的簷下求乞。大家多說她是孝女，那老的是祖母。她只要討得一點什麼，便都獻給祖母喫，自己情願餓肚皮。可是這樣的孝女，有人肯布施麼？」他射出眼光來釘住她，似乎要試驗她的識見。

她不答話，也只將眼光釘住他，似乎倒是專等他來說明。

「哼，沒有。」他終于自己回答說。「我看了好半天，只見一個人給了一文小錢；其餘的圍了一大圈，倒反去打趣。還有兩個光棍，竟肆無忌憚的說：「阿發，你不要看得這貨色髒。你只要買去兩塊肥皂來，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哪，你想，這成什麼話？」

「哼，」她低下頭去了，久之，纔又懶懶的問，「你給了錢麼？」

「我麼？——沒有。一兩個錢，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討飯，總得……。」

「喲。」她不等說完話，便慢慢地站起來，走到廚下去。昏黃只顯得濃密，已經是晚飯時候了。

四銘也站起身，走出院子去。天色比屋子裏還明亮，學程就在牆角落上練習八卦拳。這是他的『庭訓』，利用晝夜之交的時間的經濟法，學程奉行了將近大半年了。他贊許似的微微點一點頭，便反背着兩手在空院子裏來回的踱方步。不多久，那惟一的盆景萬年青的闊葉又已消失在昏暗中，破絮一般的白雲間閃出星點，黑夜就從此開頭。四銘當這時候，便也不由的感奮起來，彷彿就要大有所為，與周圍的壞學生以及惡社會宣戰。他意氣漸漸勇猛，腳步愈跨愈大，布鞋底聲也愈走愈響，嚇得早已睡在籠子裏的母雞和小雞也都唧唧足足的叫起來了。

堂前有了燈光就是號召晚餐的烽火，合家的人們便都齊集在中央的桌子周圍。燈在下橫；上首是四銘一人居中，也是學程一般肥胖的圓臉，但多兩撇細鬍子，在菜湯的熱氣裏，獨據一面，很像廟裏的財神。左橫是四太太帶着招兒；右橫是學程和秀兒一列。碗筷聲雨點似的響，雖然大家不言語，也就是很熱鬧的晚餐。

招兒帶翻了飯碗了，菜湯流得小半桌。四銘儘量的睜大了細眼睛瞪着看得她要哭，這纔收回眼光，伸筷自去夾那早先看中了的一個菜心去。可是菜心已經不見了，他左右

一瞥，就發見學程剛剛夾着塞進他張得很大的嘴裏去，他于是只好無聊的喫了一筷黃菜葉。

「學程，」他看着他的臉說，「那一句查出了沒有？」

「那一句——那還沒有。」

「哼，你看，也沒有學問，也不懂道理，單知道喫！學學那個孝女罷，做了乞丐，還是一味孝順祖母，自己情願餓肚子。但是你們這些學生那里知道這些，肆無忌憚，將來只好像那光棍……。」

「想倒想着了一個，但不知可是。——我想，他們說的也許是「阿爾特膚爾。」」

「哦哦，是的！就是這個！他們說的就是這樣一個聲音：「惡毒夫咧。」這是什麼意思？你也就是他們這一黨：你知道的。」

「意思，——意思我不很明白。」

「胡說！瞞我。你們都是壞種！」

「一天不打喫飯人，」你今天怎麼儘鬧脾氣，連喫飯時候也是打雞罵狗的。他們小

孩子們知道什麼。」四太太忽而說。

『什麼？』四銘正想發話，但一回頭，看見她陷下的兩頰已經鼓起，而且很變了顏色，三角形的眼裏也發着可怕的光，便趕緊改口說，『我也沒有鬧什麼脾氣，我不過教學程應該懂事些。』

『他那里懂得你心裏的事呢。』她可是更氣忿了。『他如果能懂事，早就點了燈籠火把，尋了那孝女來了。好在您已經給她買好了一塊肥皂在這里，只要再去買一塊……』

『胡說！那話是那光棍說的。』

『不見得。只要再去買一塊，給她咯支咯支的遍身洗一洗，供起來，天下也就太平了。』

『什麼話？那有什麼相干？我因為記起了你沒有肥皂……』

『怎麼不相干？你是特誠買給孝女的，你咯支咯支的去洗去。我不配，我不要，我也不  
要沾孝女的光。』

『這真是什麼話？你們女人……』四銘支吾着，臉上也像學程練了八卦拳之後似

的流出油汗來，但大約大半也因為喫了太熱的飯。

『我們女人怎麼樣？我們女人，比你們男人好得多。你們男人不是罵十八九歲的女學生，就是稱贊十八九歲的女討飯：都不是什麼好心思。』「咯支咯支」簡直是不要臉！』

『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那是一個光棍……』

『四翁！』外面的暗中忽然起了極響的叫喊。

『道翁麼？我就來！』四銘知道那是高聲有名的何道統，便遇赦似的，也高興的大聲說。『學程，你快點燈照何老伯到書房去！』

學程點了燭，引着道統走進西邊的廂房裏，後面還跟着卜薇園。

『失迎失迎，對不起。』四銘還嚼着飯，出來拱一拱手，說。『就在舍間用便飯，何如？……』

『已經偏過了。』薇園迎上去，也拱一拱手，說。『我們連夜趕來，就爲了那移風文社的第十八屆徵文題目，明天不是「逢七」麼？』

『哦！今天十六？』四銘恍然的說。